

東坡七集

冊九

東坡續集卷第五

書簡

與康公操都官三首

某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  
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  
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  
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  
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  
得有二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  
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爲辭但希世絕境衆賢所共詠  
歎不敢草草爲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卽日  
履茲春和起居住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仰  
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  
高人絕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  
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遞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住勝眷愛各無恙  
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絀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  
歎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  
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卽日起居  
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爲舍  
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  
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  
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  
覺潛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  
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  
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  
風俗旣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  
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  
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  
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人還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絕見者皆言十分  
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  
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  
納未卽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  
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  
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龕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  
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  
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棗  
子兩箬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貺必常  
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  
字告爲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疊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  
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  
師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  
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為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為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魄恐他人卻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為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答陳履常二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為時調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答程彝仲二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旣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卽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旣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卽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閑居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

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錢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祕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為生則為造物者所

惡矣僕方苟祿出任豈暇爲此謹卻馳納且寄之左  
右異日歸田卻咨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卽日遠想起居住佳勝某  
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  
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  
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  
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  
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  
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  
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  
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  
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  
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  
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  
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已詩尤多凡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爲雄  
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勸人知而鼓  
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始人事廢書疏缺然怠慢  
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疎  
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卽日履茲寒凝  
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  
江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  
教感服眷厚不卽馳答悚怍悚怍何日披奉但有馳  
仰餘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  
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  
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未欣慰  
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僊之懷惟  
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茲違間吏役絆纓未皇奉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遠矚珍牘披繹數四感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尚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得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日夕自沐東去愈遠風問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葬祖墳爲諸房衆多某旣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住勝寵惠皆  
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  
知者以爲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  
意乍遠萬乞保重卽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  
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  
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  
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  
亦久矣卽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  
多不如法勘劾相尋日埃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  
遂候見未間爲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卽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  
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  
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  
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

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今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爾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爲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爲似耳如易陰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扑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尚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即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可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為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住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過彭城城下徹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為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婿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

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柰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  
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  
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  
起居住勝卽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  
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  
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  
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  
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  
民間蹙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  
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  
至懇

答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  
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  
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要真贊尚未  
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  
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  
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

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珍做宋版印

與文與可三首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旣不計較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卻不見使者觜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第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卽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

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日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為時惜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二首一作何正通

忝命假守出於獎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為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慚負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信否殊不知即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

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  
近時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  
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  
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為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  
河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  
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為備不如先事之  
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  
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  
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  
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  
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  
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

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答周開祖二首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卽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慚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作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奠其殯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句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闕耳旣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  
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  
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  
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洽實增悵  
惘比日起居住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  
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  
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  
令人亶亶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  
擅爲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  
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佳勝聞軒從及境卽  
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欲  
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爲公擇見訪不果

幸賜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佳否借示諸刻一清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卻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爲譴也經宿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秘也并硯不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旣別思仰無窮人事袞袞未遑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  
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卽  
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爲況何如  
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  
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  
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少留都下因風  
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卽辰履茲  
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衛  
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愧負深矣  
數日起居住佳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  
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  
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旣拜賜雪堂新詩又獲

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住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悵悵

又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日夕聞道又況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縉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

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既絕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澹之中卻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耳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

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慚忤而已卽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卽行寄紙筆與叢卽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遞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況於他人君獨收卹有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卽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

第卽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  
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  
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  
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  
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  
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蘄水溪山  
乃爾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  
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  
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  
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賈家傳去別細奉書

柴炭已領感忤感忤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編贊詠異夢  
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  
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  
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  
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佳否何日決可一游

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  
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爲帶  
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  
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  
甕但不惜不須更爲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  
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  
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  
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  
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  
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秘  
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  
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  
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

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  
言何所不至若大需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  
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住勝新居漸畢工  
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  
何等語也老息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爲愧悚真所  
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  
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呵柳簿  
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  
語亦無人見但有答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  
與寫云文武家寮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  
何名爲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  
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  
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  
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白更留作樣幾  
日日近新闕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  
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

公何也公之養生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  
皋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  
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球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兼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  
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裏帽奉謁他  
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亶書  
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卻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  
二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爲何事私甚  
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亶乞郡閑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  
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  
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  
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  
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  
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

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作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爲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回信慚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答湖守刁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謫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并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違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住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遣厄困旣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盡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忤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卽令答教也所要先文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

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  
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  
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  
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  
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  
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  
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  
望前塵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  
遂一見慰幸多矣衝陟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卽  
獲面旣

又

頌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  
晚卽面呈

又

違闕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  
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

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為樂耳乍遠萬乞為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謹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

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  
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  
可憂之狀而無憀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卻屋三間極  
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  
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護索涼州凜  
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  
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  
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  
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  
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磊略大不佳真壞卻也適會  
人便寄去爲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顛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  
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  
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  
紆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  
之切痛割難堪柰何柰何情愛著人如藕膠油膩急  
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  
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  
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  
不恤况謬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  
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  
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  
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況何如刻  
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  
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  
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  
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  
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卽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  
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  
款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  
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  
已老拙何以爲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待奉  
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  
相過旣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  
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  
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  
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  
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  
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  
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  
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

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荷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忤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詞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

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怍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慚負多矣幸甚

答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三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脛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鷺鷥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嘗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  
耳公無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  
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翾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  
中杼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  
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  
尾必達也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  
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  
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  
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  
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姪來領手教感愧  
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爲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  
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  
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  
問大小更不翾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  
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  
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  
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荼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  
無窮柰何柰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  
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爲念何以  
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卽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  
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  
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  
伏惟爲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  
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

嗇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忽忽別去至今不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三百石者便爲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閑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生復起當却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爲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爲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爲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

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爲  
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  
去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  
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  
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  
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卽所載日益廣矣輒獻  
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  
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  
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  
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  
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深浴把纜放舡也  
呵呵凡事旣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  
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  
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季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

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米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  
來千餘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  
好但稅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  
他也浼亂尊聽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  
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  
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  
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  
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  
然無以爲報但藏之中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  
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教作詩旣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  
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  
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  
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  
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況得  
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蹟之甚出  
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  
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  
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危不甚爲人所  
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  
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餠已入未限聞此當俟駕耶  
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  
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  
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  
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  
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  
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  
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  
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  
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

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珍做宋版印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龕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卽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何

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  
盞阿阿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  
之東坡雪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  
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  
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  
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  
血睛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  
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  
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  
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  
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  
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  
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  
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  
楊文宗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

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劑恃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三首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于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卽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  
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  
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  
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  
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  
此不翮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  
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卽爲作記  
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  
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  
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  
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  
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  
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

餽餉中原無復寧歲況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浼瀆藤旣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素聞使者交章佇聞進擢以爲交遊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噓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

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間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切以爲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日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況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慚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

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憊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爲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曲爲之此興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悵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爲禱葬期不遠  
想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爲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悵惘然辱教喜起居住佳勝風雨如此淮  
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  
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  
居住勝爲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澁不知趁得十五日  
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爲佳也  
餘萬萬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  
叨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爲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  
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  
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  
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  
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迫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  
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  
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爲惘惘然喜久客牢落  
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  
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閑軒簞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  
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爲簪組所縻倘  
得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  
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  
忘疇昔時枉遠書感忤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住勝  
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  
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  
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頗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閑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暗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兩涼切惟起居佳勝日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噓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九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飴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媪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會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

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  
并爲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卽日遠想起居安穩兒隨夫  
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  
瘴春寒千萬爲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爲慰賢上人前  
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  
橋用工初不減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  
肖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  
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爲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  
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  
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  
可使也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示及黃君佳篇  
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紀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  
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  
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  
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清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  
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  
方迫往筠州未卽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  
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  
沿流入淮沂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二五日間買得瓷  
器更煩差人得否

東坡續集卷第五



東坡續集卷第六

書簡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  
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  
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  
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  
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迴然  
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  
爲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  
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  
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  
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  
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  
護無爲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佳勝汝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忤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警效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爲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忤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爲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攜家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大虛已去知之

答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

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  
目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  
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  
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  
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爲  
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  
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  
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  
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  
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  
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

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卻老姊一姨子由乾姊也住二十來日卻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住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翻縷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具知法體

安穩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  
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  
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卽  
還南也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  
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  
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  
切祝切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爲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  
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  
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  
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  
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二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  
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  
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  
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  
懷至願但不如此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  
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著便喫生老  
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  
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  
則不如爾頑愚卽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  
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  
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  
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  
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  
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  
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  
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

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靈鷲遵老二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  
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既傳之諸祖何不自  
家留使既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  
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答楊元素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牋爲貺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  
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  
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并千萬順時保愛人還  
適在瓜洲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  
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  
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  
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  
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姚秀才三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使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爲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耶謹附封納不訝

答王慶源二首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

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宥  
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  
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  
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  
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  
兄亦蒙惠書宥甚未及答且伸意毅甫興宗公頤各  
爲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  
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  
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  
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卽  
日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坐每煩照  
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  
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卽  
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坐茭松甚煩照管如更合茭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覲當分明點數根槎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真阿井水煎者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住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為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丈傾逝聞之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往慰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

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第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殊慰想念京塵袞袞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卽日遠想起居住勝叔丈脫屣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歸陪杖屨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腳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爲學想日益

早奮場屋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卽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畫酒後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澁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檐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入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住佳勝承日夕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違闕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住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席卽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卽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數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惠笥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果爾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

重

珍做宋版印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  
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住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  
臨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日昏罷倦每書過  
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卽裁  
答何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  
暇想有以爲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疊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  
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  
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  
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  
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  
雨冷起居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  
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加保愛也

又

違闊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即獲  
瞻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己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佳勝寶月書信并念  
二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  
愛

答李方叔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  
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  
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  
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

思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  
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卽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  
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  
屨爲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  
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  
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  
然熬波之餘必及鵠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  
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  
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  
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攜壺藉草之游樂如  
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卻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  
盡功句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  
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

卷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宄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

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況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悽悽

又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楊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

否不若遂遊廬阜況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談  
欲爲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  
公必聞其畧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  
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  
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  
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  
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  
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  
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  
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臥  
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  
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啓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  
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旣深  
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

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日暮耳穴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豈第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卽答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朝中可旣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

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  
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  
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  
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  
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答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  
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  
少道苑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  
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  
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  
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  
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  
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珍做宋版印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爲愧比  
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  
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  
支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  
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  
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  
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異輒送暖腳銅缶一  
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  
日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  
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鬢禿不復江上形容也  
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游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  
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  
下有幹示及十二二十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  
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答李方叔二首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示諭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

決不爲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某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齟齬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婿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

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  
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  
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  
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卽日起居住勝洗玉池  
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脩  
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爲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魄人子之心也不肖之  
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  
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  
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尚  
冀以時爲衆自愛

又

某尚與兒子竺二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  
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  
此子今附趙君賈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

音前略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匹奉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卽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爲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逸未卽相見千萬爲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  
切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荷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  
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住佳否送行詩別寫  
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二首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  
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住佳否詩文皆大佳  
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  
詩爲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重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柰何柰何盛德之  
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  
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卽寄去也所  
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旣  
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

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卻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珍做宋版印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  
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爲郡初  
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旣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  
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  
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  
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嗇庶歸鄉日猶  
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  
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二首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住  
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  
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  
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  
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二日勅  
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卻可迎  
中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  
馬爲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住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  
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  
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  
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爲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  
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墓  
於墳前一醉而燒之勿觸動爲佳恃眷念之深必不  
罪于浼悚息悚息

與陳懿叔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  
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  
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  
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爲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  
聞當卽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  
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  
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  
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  
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詠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  
諭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  
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來  
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  
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二首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忤不已比日起居何  
如養痾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  
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  
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  
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  
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

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日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爲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彫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爲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賣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

典也下為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别才老三首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穴迫未遑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為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凝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衆意堅甚計雖百卻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即見不復翫縷

又

衆詣漕臺敦請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卻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旣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旣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  
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卽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二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跂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

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袞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警  
效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卽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  
某蒙恩擢實詞林進陪經幄是爲儒者之極榮實出  
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二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  
佳勝某已入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爲公  
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  
會合千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闊遠無他囑惟  
倍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  
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  
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  
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住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  
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

各安旅宦寡悰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爲權倖所疾  
久矣然捃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未緣會面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  
造門尚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攜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爲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  
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遞中奉慰疏必已聞  
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  
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  
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爲心乃未  
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遞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卽日起居如宜  
襄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尚冀寬  
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聞動止為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兼集厚貺狨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果成行否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闊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悚怍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穎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

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旣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忤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詞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旣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旣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

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  
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  
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爲實賓學者之  
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爲衆自  
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爲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  
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爲書  
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  
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  
聞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旣下想慰衆意未瞻奉  
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  
法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爲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  
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爲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關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  
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  
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  
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倣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  
跋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 穎州

辱書感慰謗駭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  
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  
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為  
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慚  
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為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  
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  
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  
手棋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臥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  
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

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穎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鬧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爲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  
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  
託爲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  
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穎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  
紫衣腳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遞至  
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  
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爲  
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來書  
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羣小忌其超拔也今  
且無事閑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  
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汶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  
未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踉蹌無地中間辱書

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卽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旣稍迂而老病務省事且自頽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字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飯晚遂發去愈遠左右回望悵然尚冀保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爾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言公欲括田而招兵近問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

願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卽於遞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王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爲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母撫之如己出也除夜紛紛奉啓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子功同侍邇英此最摺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卽當力辭乞閑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爲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爲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卽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爲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茲畏暑起居佳勝爲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果得德麟爲代真天假老拙也旣未欲來此寄居常令爲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住佳勝得舍弟書奉大夫

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  
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  
重

與人三首

欽服下風爲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  
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  
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  
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佳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卽超用  
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爲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脩然忘歸爲益多矣別來起  
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  
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天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  
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  
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住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  
珍感珍感栗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鉈  
籬耶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住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  
轡甚幸子由明日奠醑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  
也某略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巖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茹感感獨  
飲一盃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久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  
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人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  
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  
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住勝惠示  
狨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箠元不  
發卻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  
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

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貶高文極爲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可言手教爲貶慚感無量苦寒諸況何如常日不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住佳勝來日行香罷又須一弔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爲別甚幸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悵

珍做宋版印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  
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  
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  
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  
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  
惟此爲辯秘之秘也

答趙德麟三首還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禮日近隨分  
冗迫未得卽見賢者深增悵悵也乍寒萬萬以時自  
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甘釀  
佳貺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來日  
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

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臥病書此不謹

與人三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爲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顧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卽裁謝慚負可知令子齋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尚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占詞爲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覺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彼可爲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負愧深矣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住勝寵示新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為慰衰  
年咎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  
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  
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  
六秀才亦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  
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  
慰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  
門守道為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  
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  
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  
書乞為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寶石上除  
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着欄界便不古花  
木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子細為  
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事舉業尤有  
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  
乃是顛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  
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  
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  
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冗迫不卽奉書想未訝也比  
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  
郎君爲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  
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  
見不用憂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爲朝陵去未及  
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  
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辨集上  
官必不汝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  
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  
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爲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上狀因見亦爲致懇

與子由赴定州

某爲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爲致意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官成資後別無遺闕卽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卽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略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爲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頃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卽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夙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  
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  
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字已令粗葺什物龕陋然亦粗足  
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  
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令已  
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  
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  
知奉疏後時慚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  
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  
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  
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惘惘

又

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  
無以爲報親書松醪一賦爲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  
季隱書云公有一癩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  
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住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  
慰某到郡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爲不知公因此行  
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爲朋友光  
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  
然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  
臨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爲  
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回納不  
訝不訝

又

辱書且審法履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

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卻附來人  
納上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  
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  
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  
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錢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  
槩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  
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  
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惘惘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  
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  
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三首

珍做宋版印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庇粗遣日夕  
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  
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爲致意過真定見  
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  
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  
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爲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  
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  
起居住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  
俱竄家屬流離汗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  
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  
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  
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三首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鬪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答謝愧悚之至遠蒙差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答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賤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可以微鮮爲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答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旣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卽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旣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頗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又

嘗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

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  
否十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  
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  
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  
當幸察之察之

東坡續集卷第六